

## 第十三章 她自重了，你變態了

書名：《慶餘年》 作者：貓膩 字體：+大中小-

鄧子越微微一怔，心想這大雨的天，不在處裏等著下屬孝敬，不在新風館裏大快朵頤，不回府上去享受暖爐清茶，偏要頂著暴雨，去往言府，不知道大人心裏是在想些什麼。

“我去調輛車來。”他對範閑沉聲說道，便準備向街對麵的一處走去。

範閑搖了搖頭，反手將雨衣的帽子蓋在了自己的頭上，毫不畏懼外麵傾盆而下的大雨，就這樣走入了長街的雨水之中，任由雨水擊打在自己身上那件灰黑色的衣服上。

監察院的官服很尋常，但也有特製的樣式，比如雨天查案時，通常會穿著這種雨衣衣袖寬而不長，全部用的是防水的布料，後麵有一個連體的帽子，樣式有些奇特，像風衣，又像是披風。雨水從天而降，落在這件衣服上都會順滑而下。

當年舒學士第一次在京都看見監察院的這種衣服，大發雅興，取了個別名叫：“蓮衣”，用的便是雨水從蓮葉上如珍珠般滑落的意思。但畢竟這種雨衣的樣式有些古怪，與當前的審美觀格格不入，所以哪怕有了蓮衣這樣美妙的名字，依然沒有在民間傳播開來，依然隻有監察院的官員探子才會穿這種衣服。

所以如今京都的雨天，隻要看見這種穿著一身黑灰色蓮衣的人，大家都知道是監察院出來辦事，都會避之若鬼地躲開。

範閑當前走入雨中，啟年小組的幾個人自然不敢怠慢，就像那個月夜裏一般，分成幾個方位，不遠不近地拱衛著他，在寂寥少人的雨天長辮上往前方走去，雨水衝擊著衣服，長靴踏著積水，嗒嗒嗒嗒！

霧蒙蒙裏幾個人，竟有著一種沉默悍殺的味道。

躬身送客的新風館東家。微微抬頭看著这一幕，心裏想著，這位範提司還真是位妙人，帶著幾個屬下，竟把這身奇怪的衣服也穿出美感，走出質感來了

言府並不遠，在雨裏走了沒一會兒，繞進一條小巷，再穿出來往右一站。便能看見那個並不如何寬敞的府門，一想到這府裏的父子二人，掌管著這個朝廷對外的一切間諜活動，就連範閑也不自禁地多了一絲凝重之色。

言若海身為執掌監察院四處十年的老臣，深得聖心，也深得陳萍萍器重，就算是朝廷裏的六部大臣，在他麵前也不敢如何囂張，而由於監察院當年設置之初，將官階設得極低。所以後來為了行事方便，陛下基本上是在用授勳賜爵的手段，強行將監察院官員的政治地位向上拔高著。

比如言若海在幾年前便是二等子爵了，而去年言冰雲被長公主出賣給北齊，陛下為了安撫監察院裏這些忠臣。便直接將言若海的爵位提成了三等伯爵，想想連範閑的父親範建，如今身為戶部尚書，也隻不過是位一等伯爵，就能知道聖上對於監察院的官員，是何等的厚待。

不過言府的門口並沒有換新的匾額，言府下麵的小題還是寫著“靜澄子府”沒有換“靜澄伯府”，字也是黑字，而不是金色，顯得極為低調。不過範閑清楚。除了封公的世代大臣外，隻有陛下欽命賜宅子的大臣，才有資格在府前寫著爵位，由此可見言府這宅子也是陛下賜的，想低調也低調不成。

站在大雨未停的府門，早有門上的執事看見他來了，一見到這一行人穿的雨衣，便知道是監察院裏的官員，隻是不知道是老爺的同僚還是少爺的朋友，趕緊下了台階，用手遮著雨，將範閑一行人迎了上去。

範閑掀開頭上的雨帽，露出微濕的頭髮，問道：“小言在不家？”

執事正準備開口說老爺不在家，聽著對方說話。才知道是來找少爺的，再一看這位清秀容顏，早猜出來是哪一位，恭恭敬敬說道：“少爺在家，請問大人可是提司大人？”

範閑點點頭，將雨衣解了下來，攔在小臂之上。那位執事趕緊接了過來，左手撐起一把油紙傘，說道：“大人請進。”

這是位聰明人，知道少爺從北麵回來，與這位範提司的關係匪淺，便自作主張先不通報，直接迎了進去。範閑也正有這個想法，笑著看了執事一眼，很自然地走進府中，畢竟他的官階在言氏父子之上，這種情況下不需要客氣。

這是他第一次來言府，不免對於府中環境有些好奇，但隨著那執事的傘往裏走著，一路也沒有看見什麼稀奇的地方，隻是充足的雨水滋潤著院中那座大得有些出奇的假山，讓上麵的那些苔蘚似回複了青春一般綠油油著。

繞到假山之後，便是言府內院，範閑看著遠方廊下聽雨的二人，微微一笑，揮手示意所有人都不要跟著自己，而他卻是緩緩地踏著石板上的積水，盡量不發出一絲聲音，靠近了那條景廊。

景廊盡在雨中，柱畔石階盡濕，連廊下之地也濕了小半，但廊下二人卻依然不為所動，坐在兩張椅子上，看著秋中的雨景發呆。

其中一位自然剛剛返京不久的小言公子，另一位卻是千裏逃亡的沈大小姐，二人坐在椅上，沒有開口說話，也沒有互視，隻是將目光投入雨中，似乎奢望著這不停落下的雨水織成的珠簾，能將兩人的目光折射回來，投射到對方的眼簾之中。

範閑苦笑了一聲，發現言冰雲這家夥的臉上依然是一片冰霜，但眸子裏卻比往日多了些溫柔之色，而他身邊的沈大小姐，似乎也從當日家破人亡的淒苦中擺脫了出來，臉上微現羞美之意，隻是降子裏又多了一絲惘然。

隻是這一對怨侶不說話，不對視，當作對方不存在，情景實在是有些詭異。

而更讓範閑覺得詭異的是：那位沈大小姐穿著一身丫環的服色，而且腳下竟是被鐐銬鎖著，拖著長長的鐵鏈。那鐵鏈的盡頭是在房間之內，看模樣，竟是被言冰雲鎖了起來！

...

又安靜地看了一陣，範閑在心裏歎了口氣，知道言冰雲此時心情一定不像表麵這麼輕鬆、不然不會連自己在他二人身後站了這麼久都沒有發現。

於是他輕輕咳了兩聲。

言冰雲回頭望來，便看見了那張可惡的溫柔的笑臉，眸子裏怒意大作，不知道是被打擾而憤怒。還是因為自己被強塞了一個女俘虜而想找範閑麻煩。

沈大小姐看見範閑，卻是不知道該以什麼心情相對，麵色一黯，起身離椅，微微一福便進了房間，帶著陣陣鐵鏈當當之聲，在雨天的行廊裏不停回蕩著。

言冰雲似乎並不意外範閑會闖到自己的府上，請他坐下之後，臉上沒有什麼異樣的表情。但範閑卻有些意外言府的冷清，他坐在了沈大小姐離開後的椅子上。感覺到臀下還有些餘溫，不免心頭微蕩，強行壓抑住自己不合時宜，不合身份的遐思，說道：“本以為你千辛萬苦才回京都，府上應該有許多道賀的官員才是，哪裏想到雨天裏。隻有你和沈家姑娘相看對泣無言。”

言冰雲很認真地辯解道：“第一，我沒有看她，想來她也不屑於看我。第二，是這天在哭，不是我在哭。”

範閑聳聳肩，沒有說什麼。

言冰雲繼續說道：“父親大人向來不喜歡和朝廷裏的官員打交道，而且我在京都又不是提司大人這樣的名人，宅中自然會冷清一些。”

範閑搖了搖頭：“我知道你在去北齊之並。就是京中有名的公子哥兒，如今回國之後，一定會再次升官，那些想巴結你言府地人怎麼可能不上門？就算你家是監察院的頭目，與朝官們不是一個係統，但這種大好機會，我想沒有人會放過。”

言冰雲麵無表情：“父親養了三條狗，一直拴在門口，所以沒有人敢上府。”

範閑一怔，摸了摸微濕的頭髮。說道：“入府時我怎麼沒有見著？”

言冰雲說：“今日有大雨攔客，那幾頭大黑犬累了這麼些天，就讓它們休息一下。”

範閑啞然無語。

...

“大人今日來訪，不知有何貴幹。”

聽得出，小言公子對這位小範大人是要刻意拉遠距離的，想來這也是家教使然。範閑卻不理這一套，直接從懷裏取出那個圓筒，開筒取卷，扔在了他的懷裏。

言冰雲拿起來眯眼大致看了一遍，麵色有些不自然，說道：“大人還真的挺信任下屬，隻是這都是一處的活路，給我看已經是違反了條例。”

範閑微笑看著他，說道：“不要以為你馬上要接你父親的班，天天就可以躲著我...你叫我大人，那就是清楚，雖然我在一處，你在四處，但畢竟我假假也是位提司，真把我逼急了，我發條手令，直接把你調到一處來，降了你的職，你也沒處說理去...所以不要講那麼多廢話，幫我看看這些情報才是正經。”

言冰雲勃然大怒道：“哪有把人拖入你那潭渾水的道理！大人若再用官威壓我，我找院長大人說理去！”

範閑揮揮手，看著廊外的雨絲，嘲笑道：“你盡管說去，最後我真把你撈到一處來當主簿，你可別後悔。”

言冰雲生生將中那團悶氣咽了回去，指著情報寒聲說道：“你想知道什麼？”

“一個大題目。”範閑輕聲笑著站了起來，走到他的麵前，看著他那張寒冷之中帶著絲峭美的臉龐，一字一句說道：“我要你給我查清楚，二皇子與崔家之間有沒有什麼關係。”

廊間一片沉一般的沉默。

言冰雲的臉上前沒有什麼震驚與畏懼的表情，指著那一筒紙說道：“從上京起，我就知道你肯定要對付崔家、這一點大人你並沒有瞞我，不過...二皇子？從來沒有什麼風聲他與信陽方麵有關係。”他自然清楚，範閑對付崔家是因為長公主的關係。而他查崔家與二皇子的關係，自然也是要針對長公主，所以有些奇怪為什麼會把二皇子牽涉進來。

“直覺。”範閑平靜說道：“對付信陽的事情，打一開始我就沒有瞞過你，因為在這件事情上，你和我有天然的同盟可能。至於對二皇子起疑，是因為我發現，我在北齊的半年時間，他在慶國顯得太安靜了...而且我最近在一處才漸漸知道。這位看似不顯山不露水的二殿下，竟然在朝中有這麼大的勢力，有那麼多的官員都與他來往得熱乎。”

之所以範閑認為二皇子安靜得有些不尋常，是因為他以前世的眼光看來，在皇權之爭中，具有先天優勢的太子，隻要什麼都不做，基本上就可以保證自己的將來，而這一年多的時間，沒有了長公主的暗中影響。太子確實也是在這樣做的。而二皇子則不一樣，如果他將來想登上大寶之位，就一定要做些什麼，安靜的狗可能會咬人，但安靜的皇子一定不能搶班奪權。

言冰雲有些古怪地看了他一眼：“看來，大人還是決定要摻和到皇子們的鬥爭之中。”

範閑笑著搖了搖頭：“不，我隻是在做準備。以防將來被他們的鬥爭，害得自己連間房子都沒得住了。”

言冰雲沉默了稍許，似乎是在盤算這件事情後麵的影響。畢竟身為臣子，沒有人不會關心將來的朝政走向，尤其是像範閑、言冰雲這樣年輕有為有大臣。

“大人...是太子那邊的人？”言冰雲忽然抬起頭來，有些無理地直視範閑的雙眼，問了這樣一個顯得有些愚蠢，過於直接。沒留絲毫餘地的問題。

範閑微微一怔，臉上卻緩緩多了絲笑意，搖頭說道：“不是。”

言冰雲沉靜片刻後也漸漸笑了：“原來大人...是陛下的人。”

範閑沒有說什麼，清楚對方一定會幫助自己言冰雲被關了一年，早就已經悶得不行，如今回到京都還在療養，自己給他這麼一件“好玩”而且“刺激”的事情辦，不怕他不上鉤。

...

言冰雲又低頭極為細致地將那個案卷查看了一遍，搖了搖頭：“一處的京中偵察做得雖然不如當年，但還是不錯。隻是這等大輪廓的事情。根本不能單從京中的情報著手。情報是需要互相參考的，這些資料已經是成品，價值不大。我知道沐鐵那個人，對於單個案子他很有辦法。但這樣的大局麵，他根本無法掌控。如果...如果大人信任我，這件事情由我攬總。”

信任？範閑看著他低著的頭，看著這個比自己隻大幾歲的年輕人眉毛裏夾著的銀絲，眯了眯眼，說道：“我信任你。”信任這個東西，本來就是這麼簡單而純依心判的事情。

“要多久的時間？”

言冰雲抬起頭來，話語平淡卻油然而升一股自信：“我下月回四處，月底前我給你消息。”

範閑點了點頭：“有沒有什麼需要幫忙的？”

言冰雲搖頭：“如果這件事情鬧大了，我不想當替罪羊。”

“放心，我最喜歡羊了。”範閑哈哈笑了起來，高興的不僅僅是二人似乎又找到了在北齊上京的默契，又開始同時籌劃一些事情，更高興的是，他知道如果言冰雲真的開始調查起這件事情，那麼在今後的仕途上，小言公子隻能跟著小範大人走。

二皇子與信陽的關係是一定要查的，但能把小言抓到自己的班底中來，卻是更重要的事情。

“對了。”言冰雲忽然皺眉說道：“我想...向大人求一支兵。”

範閑好奇問道：“你一直在休養，難道暗中也在查什麼？至於求兵，言大人手下的四處那麼多精兵強將，你用得著向我求？”

廊外的雨下得更急了，啪啪啪打在石板地上，似乎想要衝出無數的麻點來，而庭間的那些樹木在喝飽了水後，這時候也開始低垂著葉子，開始害怕急雨的暴虐。言冰雲的眉頭閃過一絲憂鬱與擔憂，說道：“南方有一樁連環命案。橫貫幾個州府，刑部十三衙門死了不少人也沒有抓到那個凶手，所以這案子經陛下口諭，轉到了院子裏來。”

範閑點點頭，他是個博聞強識之人，還記得自己二人在北齊上京的時候、就曾經收到過院中的密報，隻是當時並沒有怎麼在意。

言冰雲有些不解說道：“這是四處的權限之內，但沒有想到四處接手之後。連續死了十三名密探，卻沒有抓到那個凶徒的蛛絲馬跡，而且死相極為淒慘，據回報得知，這名凶徒很顯然是位強悍的武道修行者，隻是沒有辦法確認是幾品，不過看他能夠悄無聲息地殺死這麼多調查官員，估計至少也在九品之上。”

範閑也開始對這件事情產生了興趣，在天下承平的今日，隻要一位武道修行者擁有九品以上的實力。不論在哪個國家，都可以獲得官方的大力招攬，朝廷的竭力相迎，就連軍方因為某些方面的原因，也一改往年的態度。開始對這種高手大肆吸納。

隻是九品以上的高手，放在全天下看也沒有多少個。而東夷城那邊仗著富甲天下，又有四顧劍開廬迎客，所以擁有天下九品以上高手的數量最多。

所以說，一名九品以上的高手，可以像葉家一樣，成為保護慶國的軍事力量中的一員，也可以像北齊何道人一樣，成為朝廷編外的刺客好手。就算他愛好自由，但最不濟也可以去往東夷城，平時偶爾幫東夷城的商團做做幕後的強者，閑時去四顧劍的劍廬與同修們切磋一下技藝...這些都是既富且貴又有江湖地位的選擇。

連環殺人？是準備強奸還是搶劫？一位九品高手，斷斷然不需要做這些事情。

“也許他是位變態殺手。”範閑歎了口氣，“...隻是喜歡殺人的快感。”

言冰雲皺緊了眉頭，似乎沒有想到世界上會有這種人，當然，也沒有完全聽懂變態的意思，說道：“四處的折損太大。所以需要朝廷派出強悍的武者南下查探，但你也知道，九品以上的高手沒有幾個。京都裏的這幾位，官階都在我父親之上。四處自然開不了口，陛下也不會同意，所以我準備向大人你借兵。”

範閑好奇說道：“一處裏也沒有這種高手...就算是家中的護衛，頂多也隻有兩位七品，這就已經算了不得了。”

言冰雲翹起唇角，一笑說道：“我要借的是...高達！還有他手下那六把長刀！”

範閑看著他那陰謀的勁兒，恨不得一巴掌甩過去，冷聲嘲笑說道：“咱兄弟二人倒是心願一致，我也是想把高達留在自己身邊，第一時間就找老爺子要，結果呢？”他一攤雙手：“和你一樣，都是癡心妄想罷了，宮裏的人，哪能隨便借給我們。”

“這個，我不管。”言冰雲笑眯眯說道：“如果將來高達被調到大人手下，還請大人借我四處用幾天。”

範閑一怔，看著他臉上極少浮現出來的笑容，心裏咯噔一聲，知道言家在京中別有門路，莫不是對方聽說了什麼？難道高達那七把刀，真要歸了自己，一想到這樁好事儿，他也忍不住樂了，應承道：“承你吉言，若其有這天，借你使使也好。”

說完了正事儿，範閑瞄了一眼安靜的房內，開始取笑他：“最近和沈大小姐過得如何？”

言冰雲一提到這件事情，馬上就又變成了冰塊兒，寒聲道：“大人請自重。”

“自重個屁！”範閑罵道：“你搞根鐵鏈把她捆著，那倒是讓她自重了，不過你也就和頭前說的南方的殺手一樣…變態了。”

雨一直下，氣氛不算融洽，在同一個屋簷下，範閑得意地張牙舞爪，言冰雲氣得不會說話，他能猜到變態這詞兒不是好詞兒，氣得不行，咬牙拍椅痛道：“當初如果不是你把她留在使團裏，我會被折騰得沒有法子？”

“你把她扮作丫環。也不是個長久之計，何況我看你沒必要用鐵鏈子鎖著她，有你在這間宅子裏，估計沈大小姐舍不得到別處去。”範閑繼續笑著刺激他。

“那大人有何辦法？”言冰雲冷笑道：“那位北齊大公主也算了得，在京都呆了沒幾天，居然就能使喚著大皇子來府上給我壓力，讓我好生對待沈大小姐。她可是沈重的女兒，齊國通緝的要犯，如今是殺又殺不得。放又放不得，能怎麼辦？”

房裏隱隱傳來一聲幽怨哭泣。

範閑將目光從房門處收了回來，這才知道原來大皇子居然也知道了這件事，皺眉正色道：“如果真是不方便，我將沈姑娘帶回府上。”

言冰雲霍然抬首，範閑強悍地沉默不語，許久之後，言冰雲才緩緩地點了點頭。

...

一行人出了言府之後，隊伍裏已經多了一輛從範府調來的馬車。範閑沒有再在雨中散步的雅興，坐在車廂裏。側頭看著那位滿臉惶恐不安的沈大小姐，微笑安慰道：“沈小姐放心，住些日子，等事情淡了，我再將您送回言府。”

他查二皇子的事情，是基於自己與長公主之間死仇這麼個光明正大的理由，也基於某個自己永遠都不會宣諸於口的隱晦理由。事情實在太大。如果自己手中沒有握住某些東西，實在是不敢全盤信任言冰雲，信任這種東西，雖然是直覺與心判的事情，但在還不足夠的時候，更多是一種利益的糾葛關係唯一讓範閑滿意的是，沈小姐在府上，相信言冰雲會常來府上與自己談心的。

言冰雲深受監察院風氣薰陶。雖然對範閑接走沈大小姐有些暗不爽，但也沒有太大的抵觸情緒，畢竟沈大小姐對於他言宅而言，也是個定時炸彈，雖然現在還沒有爆，也已經擾得他父子二人天天爭吵不休，如今被範閑接回府去，一方面是雙方達成一種互換以尋求信任上的平衡，一方面也是暫時平息一下。

範閑看著窗外的雨街，歎了一口氣。想到一年前，也是在一個雨夜裏打開了那個箱子，想到那夜的如顛似狂。再聯想到如今自己的陰暗乏味，他這才知道。自己還沒有來得及改變這個世界，這個世界已經很深刻地改變了自己。

車至燈市口，雨漸小，人漸多，馬車的速度緩了下來，都麵似乎有些擁擠，暫時動彈不得。此時僅能容納三輛馬車並行的長街上，一輛馬車從後麵超了上來，與範府的馬車並成一路，一隻豐潤的手臂帶著鵝黃色的衣袖伸了過來，掀開了範閑馬車的窗簾，驚喜喊道：“師傅！”

範閑早已注意著，舉手示意車旁已經拔出刀來的鄧子越住手，訝異地望了過去，有些意外對方半年不見，居然還記得自己師傅的身份。

那輛馬車上的葉靈兒睜著那雙明亮的眼眸，吃驚地望著車廂裏的範閑與沈大小姐，接嘴說道：“果然不愧是靈兒的師傅…這又是被你騙的哪家姐姐？”

範閑沒好氣罵道：“知道是師傅，也不知道說話尊敬些，都快要當二皇妃的人了，這大雨天的還在外麵瞎逛什麼？”

如今的範閑，已經開始懷疑起二皇子在牛欄街殺人事件中扮演的真正角色，那宴是二皇子請自己，雖說事後查出是司理理向長公主方麵投的消息，而長公主安插在宰相府裏的那位文士，暗中與婉兒二哥謀劃的此事，但範閑始終對於二皇子沒有放鬆過警惕，因為在湖畔度暑回來後與太子的巧遇這件事情是二皇子安排的，一個習慣了用心思算計別

人的人，隻怕不可能如何光明。

所有的人都以為長公主支持東宮，包括範閑在內當初也沒有跳出這個念頭。但如今細細看來，以長公主如此變態的權力\*\*，支持一個正牌太子...對於她來說又有什麼意義呢？

當範閑與靖王世子李弘成在一石居吃了頓飯後，卻意外地發現一石居的後台老板是崔家，崔家的後台是信陽，幾個珠子一串起來，雖然證明不了什麼，甚至也說明不了什麼，但他堅信著自己的直覺，二皇子的安靜很反常，他在宮中一定有強大的力量支撐。

而如果二皇子真的和長公主是一條線的，那範閑隻好對他說一聲抱歉。

...

雖然已經開始調查二皇子，但對於眼前這位姑娘，這位在明年開春就持成為二皇妃的女孩兒，範閑並沒有太大的抵觸情緒，甚至連麵上的表情都遮掩得極好。與葉靈兒的初次見面並不愉快，而後來更是用小手段與大劈棺打過一架，但婚後她常來府上找婉兒玩，幾次接觸之後，範閑反而有些欣賞這個眼若翠玉般清亮的漂亮小女生，因為她身上帶著一股與一般大家閨秀不一樣的灑脫勁兒。

隻是他有些受不了葉靈兒總是當著婉兒的麵一聲一聲地喊他師傅，又喊婉兒姐姐，生生把自己喊老了一輩。

馬車裏的葉靈兒興奮說道：“師傅，回來了怎麼不去找我玩？”

“師傅，你這是要去哪裏？”

“師傅...”

範閑揉揉太陽穴，聽著那一串的話語，苦笑著失神歎息道：“悟空，你又調皮了。”

[上一章](#)[回目錄](#)[下一章](#)